

校正醫宗必讀

題 吊 空

1637年

綠 華



童氏重校

醫家必讀

中華民國二年

上海書局石印

醫宗必讀自序

余性文人。舌思若泉湧。詞若落霞。可以鞭雷。神電。僑而睡。就從。其才
之所出。而其所不極。若夫醫宗。則不能呼吸。存亡之。安。博。於。行。師。特
盼。補。拯。之功。同。於。樹。兩。旌。即。經。河。之。日。驚。筵。之。句。固。不。失。率。性。情。攷
墳。索。索。典。籍。以。撥。方。叶。神。化。以。通。微。之。為。也。且。予。以。始。末。於。言。之
當。則。濟。世。之。航。不。當。即。殃。民。之。刃。自。此。研。覈。循。理。宏。採。約。收。何
能。快。神。化。之。元。開。收。人。之。賄。乎。當。攷。古。之。著。醫。者。其。厚。也。又。亦
唐。九。佑。之。以。上。十。之。宗。蓋。以。一。百。九。十。員。也。甚。之。近。代。考。憲。充。棟。於。室
隱。玉。函。之。精。而。六。家。之。外。不。詳。天。元。玉。冊。之。密。而。拘。方。之。訓。多。近。忠
考。亂。錢。乙。之。撰。完。素。借。昇。今。傳。上。卷。之。考。久。湮。睡。水。之。淫。佛。岐
況。以。他。乎。理。者。不。堪。入。目。膏。其。能。理。心。約。其。身。而。挂。漏。繁。其。不
務。流。覽。蓋。余。究。心。三。十。餘。年。始。出。合。友。而。及。門。其。苦。於。卓。也

卷所著微論諸書未竟元旨用是不揣鄙陋纂述是編諒曰
必讀為二三子指南會友入吳約生偕居第共見而俞之曰
良道以中化裁於後明達共讀之而曾遺珠之恨初學其
誤之而曾堂洋之嘆其可秘之帳中乎遂捐貲以付之剞
劂而嘉惠學界以惠讀余曰讀書之難在輪蹄之稅齊桓
也示疾示浮以對存乎心間余之為此書也僅為渡河之筏耳若
夫循其糟粕悟其神理點而後之存乎心解余不能喻諸人亦
不能以之於余讀是書者曾為輪蹄所笑則幾矣友人南而喻之
而命余弁其首

崇禎丁丑春仲李中梓識

凡例

一是刻悉本內經。凡先賢名論。與經旨翼贊者。收採無遺。間有千慮一失。匪敢臆說妄評。咸以經文正其偶誤。具眼者必能鑒也。

一方書充棟。非繁而不快。即簡而多漏者也。是刻洗盡浮辭。獨存精要。約而實該。使學者一覽無餘。更不必他求矣。一脈訣。即舊刻四言賦。今改而刪補者。居十之七。俾初機便於誦習。然限於字句。有未盡之意。則以註釋詳之。零補心忝一帙。或抒獨得。或摘名言。皆診家當亟聞者也。

一藥性賦。舊刻每味止有一句。豈能盡其用乎。茲者仍用賦體。有用必詳。少則三四句。多至十餘言。復加註釋。期於詳盡。并按禁忌。以戒妄投。

一傷寒邪氣慘毒。頭緒繁多。小有不當。同於操刃。茲者簡要詳明。方法大備。闢千年之纂無。張暗室之明燈。

一病機。元祖述內經為之註釋。次採集名論。泰以管窺。更加圈點。條證名用。口辨證用。△緊關用。○獨得用。○訛弊用。使讀者醒心快目。了了分明。

一醫案。二十年來。案牘頗多。茲摘其稍異者。附於病機之內。僅百一耳。

一古方最多。有相類者。有險僻者。有漫布者。概為刪去。但以切要者。載在各證條下。蓋已千有餘方。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古吳童氏重校醫宗必讀目錄

第一卷

讀內經論

賢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論

用藥須知內經之法論

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

讀四大家論

水火陰陽論

藥性合四時論

仰人圖

古今元氣不同論

不失人情論

辨治大法論

伏人圖

富貴貧賤治病不同論

疑似之證須辨論

苦欲補瀉論

改正內景臟腑圖說

第二卷

四言脈訣

脈法心泰

色診

第三卷

本草上

草部一百八十七種

人參

地黃

麥門冬

白朮

蒼朮

甘草

黃耆

遠志

菖蒲

姜薤

薯蕷

薤白仁

石斛

牛膝

芎藭

當歸

芍藥

五味子

丹參

沙參

玄參

苦參

知母

貝母

紫苑

百合

天花粉

白鮮皮

金銀花

甘菊花

澤瀉

車前子

扁蓄

燈心

萹蓄

防風

白鮮皮

金銀花

甘菊花

升麻

紫胡

獨活

細辛

羌活

黃連

胡黃連

黃芩

龍膽草

何首烏

桔梗

麻黃

白芷

天麻

香薷

肉豆蔻

縮砂仁

玄胡索

薑黃

鬱金

蓬莖

藿香

白豆蔻

草豆蔻

草果

淡竹葉

冬葵子

薏苡仁

地榆

茯苓

半夏

京三稜

欬冬花

白前

白前

大黃

商陸

芫花

大戟

甘遂

續隨子

南星

附子

天雄

白附子

巴戟天

百部

旋覆花

紅花

大薊

夏枯草

蓖麻子

射干

常山

馬兜鈴

仙茅

補骨脂

菟絲子

覆盆子

骨碎補

鈎藤

葫蘆巴

牛蒡子

肉苁蓉

淫羊藿

仙茅

補骨脂

菟絲子

覆盆子

骨碎補

鈎藤

蒲黃 海藻 澤蘭 艾葉 昆布 防已一種 威靈仙 水萍 牽牛子 紫葳花 使君子

木賊草 薤發 青蒿 茵陳 益智仁 華撥 高良薑 海金沙 穀精草望月附 青黛

連翹 馬鞭草 葶藶子 王不留行 瞿麥 地膚子 決明子草決明附 紫草 山慈姑 貫眾

狗脊 天名精鶴虱附 山豆根 白芨 藜蘆 營實 蛇床子 景天 蘭葉 懷香小茴香附

黃精 蘆薈 阿魏 蘆根蘆葦附 穀部 菜部 金石部

第四卷 本草下木部 獸部 禽部 魚部 金石部

木部

桂肉桂附 松脂松子附 茯苓茯神附 琥珀 柏子仁 側柏葉 枸杞子 地骨皮 槐花槐子附 桑寄生

酸棗仁 黃蘗 楮實 乾漆 五加皮 蔓荊子 辛夷 桑根白皮桑葉附 蘇合香 乳香 沒藥 安息香

杜仲 女貞實 槲仁 丁香 沉香 檀香 吳茱萸 山茱萸 檳榔 梔子 蕪荑 枳殼枳實附

麒麟竭 龍腦香 金櫻子 竹葉竹茹附 烏藥 海桐皮 大腹皮 合歡 五倍子 天竹黃 密蒙花 巴豆

厚朴 茶葉 猪苓 橡斗子 木鱉子 水楊葉 柞木皮 櫻櫚皮 川槿皮 皂莢附刺 訶黎勒 棟實

蜀椒 胡椒 蘇木 沒石子 木瓜 蓮子蓮房附 蓮花鬚 橘皮橘肉附 青皮 香櫟

槲白皮 郁李仁 雷丸 蘇木 枇杷葉 甘蔗 白砂糖 橘皮橘肉附 桃仁桃暴附 杏仁

大棗紅棗附 艾實 烏梅白梅附 柿霜乾附 勃薺 樛子 石榴皮 胡麻 麻仁燒酒附 麻油 飴糖

梨 橄欖核附 胡桃 龍眼 山查 樛子 石榴皮 胡麻 酒燒酒附 醋 罌粟殼

黑豆 赤小豆 萊菔子 乾薑炮薑附 生薑薑皮附 葱白 神麴 穀芽 酒燒酒附 醋 罌粟殼

瓜蒂 白芥子 萊菔子 乾薑炮薑附 生薑薑皮附 葱白 神麴 穀芽 酒燒酒附 醋 罌粟殼

金石部

金石部 黃丹 密之曾 紫石 朱少水銀 雄黃 石膏 滑石

赤石脂 煑石 硫黃 白礬

土部

伏龍肝 百草霜 墨

人部

髮 牙齒 乳 津唾 紅鉛 人溺附石 金汁 人胞 天靈蓋

獸部

龍骨附虎爪 麝香 黃牛肉 牛黃 阿膠 熊膽 象皮 鹿茸附骨肉 羊肉附角肝腎 狗肉附狗寶

虎骨附虎爪 犀角 羚羊角 獺肝 腥肭臍 猪脊髓附蹄胆頭脰腦腎 血肝附腸舌肺

禽部

鴨 烏骨雞附雞冠血雞屎白雞子卵 淘鴛油 雀卵 五靈脂

蟲魚部

蜂蜜 露蜂房 牡蠣 龜甲 鼈甲 真珠 桑螵蛸 海鰮魚 瓦楞子 石決明 蟹

蘄州白花蛇 穿山甲 白殭蠶 雄蠶蛾 斑猫 蟾酥 蝦蟇 水蛭 蠱虫 麝虫

蝮蛇 蟬殼 蟹

第五卷

傷寒

第六卷

真中風 類中風 傷風 虛癆

第七卷

水腫脹滿 積聚 反胃噎塞 癰疾 痢疾 泄瀉

第八卷

頭痛

心腹諸痛 腰痛 疝氣 淋症 小便閉癰

第九卷

大便不通

小便不禁 遺精 赤白濁 痰飲 欬嗽 喘

第十卷

痺痿

恐 健忘 不得卧 不能食 汗 黃疸 霍亂 嘔吐 噦

古吳童氏重校醫宗必讀卷之一
雲間李中梓士材父著

新安吳肇廣約生父參
姪孫李廷芳衡伯父訂

讀內經論

古者庖犧知天而八卦列。炎帝知地而百草辨。軒轅知人而臟腑別。經絡彰。命曰三墳。而內經其一也。班固藝文志曰。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黃帝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盪。喜怒交侵。乃與岐伯鬼臾區等。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闡發玄微。垂不朽之宏慈。開生民之壽域。第其理道淵深。文辭古雅。非諳熟精思。鮮有得其解者。粵考嗣系如唐之巫咸。周之長桑。秦之和緩。宋之文舉。鄭之扁鵲。漢之陽慶。倉公俱從內經分其餘緒。至於仲景遺論之撰。玄晏甲乙之次。楊建善纂為太素。全元起列為訓解。唐寶應中。太僕王冰詳為次註。元之滑伯仁摘而為鈔。近世馬時有發微。鶴皋有吳註。張介賓有類經。非不各有發明。但隨文訓釋。而闕疑者十之五。清詠者復不少。選其融洽淹通。如印印泥者。卒未之見也。黃帝謂雷公曰。覽觀雜學。別異比類。通合道理。其務明之可以十全。若不能知為世所怨。又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以治侯王。張長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術。上療君親。下救貧賤。中以保身。但逐榮利。企踵權豪。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壽命。委付凡流。豈不危哉。玄晏云。人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游魂耳。雖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經言及二氏之訓。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志為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於性命之故。達於文章之微。廣徵醫籍。博訪先知。思維與問。學父泰。精氣與靈素相遇。將默通有熊氏於靈蘭之室。伯高少俞對揚問難。究極義理。以為開導。隔垣之視。不足云也。若粗獵其藩。輒以自多。便爾災木。至道未明。而冀通神運。微印神聖。於千古文瀛。斷不能矣。將盛盛虛虛。而遺人天殃。致邪失正。而絕人長命。長沙玄晏且絕為罪人。尚欲為鼎湖之歎。臣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大家論

古之名流非各有見地而同根理要者則其著述不傳即有傳者未必日星揭之如仲景張機守真劉元素東垣李杲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醫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總之闡內經之要旨發前人之未備不相抵拾適相發明也仲景著傷寒方論蓋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皆能傷人惟寒邪為殺厲之氣其傷人更甚耳且六經傳變之難明陰陽疑似之易惑用劑少有乖違殺人速於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補內經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然所論療皆冬月之正傷寒若夫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俱未之及也後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傷寒之方通治春夏溫熱之症不夭枉者幾希矣故守真氏出始窮春溫夏熱之變而謂六經傳變自淺及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蓋就溫熱立言即內經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五運六氣之旨補仲景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傷寒雖繁劇之症仲景倡論於前守真補遺於後無漏義矣獨內傷與外感相類而治法懸殊東垣起而詳為之辨如外感則人迎脈大內傷則氣口脈大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內傷惡寒得就溫煖即解外感鼻氣不利內傷口不知味外感邪氣有餘故發言壯厲內傷元氣不足故出言懶怯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外感手背熱內傷手心熱於傷內之中又分飲食傷為有餘治之以枳朮丸勞倦傷為不足治之以補中益氣湯此即內經飲食勞倦之義又補張劉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及丹溪出發明陰虛發熱亦名內傷而治法又別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真水少衰壯火上亢以黃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亦闡內經之要旨補東垣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內傷雖深危之症東垣倡論於前丹溪補遺於後無餘蘊矣嗟乎四先生在當時於諸病苦莫不應手取效捷如桴鼓讀其遺言考其方法若有一者所謂但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抵拾却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哉不善學者師仲景而過則偏於峻重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師東垣而過則偏於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補譬之侏儒觀場為識者笑至有謂丹溪殿四家之末集諸氏之大成獨師其說以為極至不復考張劉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補東垣之未備非全書也此非丹溪之過不善學者誤丹溪也蓋嘗統而論之仲景治冬令之嚴寒故用藥多辛溫守真治春夏之溫熱故用藥多治寒東垣以扶脾補氣為主氣名易主上甘溫者多下酸苦氣

藥中加升麻柴胡升而舉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補腎養血為急血為陰主下降虛者多上逆故補血藥中加黃柏知母斂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使仲景而當春夏諒不膠於辛熱守真而值隆冬決不滯於苦寒東垣而療火逆斷不執於升提丹溪而治脾虛當不泥於涼潤故知天時者許造張劉之室達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幾不以辭害志而免盡信書之失乎

古今元氣不同論

善夫古人有言曰用古方療今病譬之折舊料改新屋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於古今元氣之不同也嘗考五帝之壽咸踰百歲三王之後及百者鮮矣夫人在氣交之中宛爾一小天地當天地初開氣化濃密則受氣常強及其久也氣化漸薄則受氣常弱故東漢之世仲景處方輒以兩計宋元而後東垣丹溪不過錢計而已豈非深明造化與時偕行者乎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氣轉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當承氣日就減削補中歸脾日就增多臨症施治多事調養專防剋伐多事溫補痛戒寒涼此今時治法之變通也假令病宜用熱亦當先之以溫病宜用寒亦當先之以清縱有積宜消必須先養胃氣縱有邪宜祛必須隨時逐散不得過劑以傷氣血氣血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氣血充盈則百邪外禦病安從來氣血虛損則諸邪輻輳百病叢集嗟乎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蓋知投藥少差實者即虛虛者即死是死於醫藥非死於疾病也古語為之戒曰病傷猶可療藥傷最難醫故夫其難其慎屬諸司命臨症之頃宜加戰兢若執成方或矜家秘惟知盡劑不顧本元惟知古法不審時宜皆讀書而過未窺元會運世之微者也

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

嘗讀張子和儒門事親其所用藥惟大攻大伐其於病也所在神奇又讀薛立齋十六種其所用藥惟大溫大補其於病也亦所在神奇何兩公之用藥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此其說在內經徵四失論曰不適富貴貧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藜藿苟充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

實而骨勁筋強膏梁自奉者藏府恆嬌黎藿苟充者藏府恆固曲房廣廈者玄府疎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干故富貴之疾宜於補正貧賤之疾利於攻邪易而為治比之操刃子和所療多貧賤故任受攻立齋所療多富貴故任受補子和一生豈無補劑成功立齋一生豈無攻劑獲效但著書立言則不之及耳有謂子和北方宜然立齋南方宜爾尚屬邊見雖然貧賤之家亦有宜補但攻多而補少富貴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補多是又當以方宜為辨稟受為別老壯為衡虛實為度不得膠於居養一途而概為施治也

腎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論

經曰治病必先求於本本之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濯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經也故善為醫者必責根本而本有先天後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腎腎應北方之水水為天一之源後天之本在脾脾為中宮之土土為萬物之母腎何以為先天之本蓋嬰兒未成先結胞胎其象中空一莖透起形如蓮蕊一莖即臍帶蓮蕊即兩腎也而命寓焉水成木而後肝成木生火而後心成火生土而後脾成土生金而後肺成五臟既成六腑隨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仙經曰借問如何是玄牝嬰兒初生先兩腎未有此身先有兩牝故腎為藏府之本十二脈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腎脾何以為後天之本蓋嬰兒既生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腸胃涸絕而死經云安穀則昌絕穀則亡猶兵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萬眾立散胃氣一敗百藥難施一有此身必資穀氣穀入於胃濃陳於六府而氣至和調於五藏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為生者也故曰後天之本在脾上古聖人見腎為先天之本故著之脉曰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見脾胃為後天之本故著之脉曰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所以傷寒必診太谿以察腎氣之盛衰必診衡陽以察胃氣之有無兩脉既在他脉可弗問也治先天根本則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壯水之源以制陽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陰翳治後天根本則有飲食勞倦之分飲食傷者枳朮丸主之勞倦傷者補中益氣主之每見立齋治症多用前方不知者妄議其偏惟明於求本之說而後可以窺立齋之微耳王應震曰見痰休治痰見血休治血無汗不發汗有熱莫攻熱喘生毋耗氣遺精勿瀉世明得个中趣方是醫中傑此真知本之言矣

水火陰陽論

天地造化之機。水火而已矣。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火性炎上。故宜使之下。水性就下。故宜使之上。水上火下。名之曰交。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交者生之象也。故大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滯物亦不生。水偏盛也。煦之以陽光。濡之以雨露。水火和平。物將蕃滋。自然之理也。人身之水火。即陰陽也。即氣血也。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然物不生於陰。而生於陽。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殺也。又如向日之草木易榮。潛陰之花卉善萎也。故氣血俱要。而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並需。而養陽在滋陰之上。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也。此其義即天尊地卑。夫倡婦隨之旨也。若同天於地。夷夫於婦。反不得其平矣。又如雨暘均以生物。晴陽之日常多。陰晦之時常少也。俗醫未克見此。而汲汲於滋陰。戰戰於溫補。亦知秋冬之氣非所以生萬物者乎。何不以天地之陰陽通之。

不失人情論

嘗讀內經至方盛衰論。而殿之曰。不失人情。未嘗不瞿然起。喟然嘆軒岐之入人深也。不失人情。醫家所甚亟。然憂憂乎難之矣。大約人情之類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傍人之情。三曰醫人之情。所謂病人之情者。五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勝。陽藏者宜涼。陰藏者宜熱。耐毒者緩劑無功。不耐毒者峻劑有害。此藏氣之不同也。動靜各有欣厭。飲食各有愛憎。性好吉者。危言見非。意多憂者。慰安云偽。未信者忠告難行。善疑者深言則忌。此好惡之不同也。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遵。貴者多自尊。而驕恣恃理。此交際之不同也。貧者衣食不同。況乎藥餌。賤者焦勞不適。懷抱可知。此調治之不同也。有良言甫信。謬說更新。多岐亡羊。終成畫餅。此無主之為害也。有最畏出奇。惟求穩當。車新杯水。難免敗亡。此過慎之為害也。有境緣不偶。營求未遂。深情牽掛。良藥難醫。此得失之為害也。有急性者。遭遲病。更醫而致雜投。有性緩者。遭急病。濡滯而成難挽。此緩急之為害也。有參朮沾唇。懼補心先。痞塞頑黃。入口畏攻。神即飄揚。此成心之為害也。有諱疾不言。隱情難告。甚而故隱病狀。試醫以脉。不知自古神聖。未有舍望聞問而獨憑一脉者。且如氣口脉盛。則知傷食。至於何日受傷。所傷何物。豈能以脉知哉。此皆病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所謂傍人之情者。或執有據之論。而病情未必相符。或興無本之言。而醫理何曾夢見。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異己者

非之。而真是真非莫辨。或執膚淺之見。頭痛者救頭。脚痛者救脚。而孰轉孰本。誰知。或尊貴執言。難挽。或審厥偏見。難回。又若薦醫動關生死。有意氣之私厚。而薦者有庸淺之偶效。而薦者有信其利口。而薦者有貪其酬報。而薦者甚至薰猶不辨。妄肆品評。譽之則跼可為舜。毀之則鳳可作鴞。致懷奇之士。拂衣而去。使深危之病。坐而待亡。此皆傍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所謂醫人之情者。或巧語誑人。或甘言悅聽。或強辨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或結納親知。或修好童僕。或營求上薦。或不邀自赴。此阿諛之流也。有腹無藏墨。說言神授。目不識丁。假托秘傳。此欺詐之流也。有望聞問切。漫不關心。枳朴歸苓。到手便攝。妄謂人愚。我明。人生我熟。此孟浪之流也。有嫉妬性成。排擠為事。陽若同心。陰為浸潤。是非顛倒。朱紫混淆。此讒妬之流也。有貪得無知。輕忽人命。如病在危疑。良醫難必。極其詳慎。猶冀回春。若輩貪功。妄輕投劑。至於敗壞。嫁謗自文。此貪倖之流也。有意見各持。異同不決。曲高者寡。和道高者謗多。一齊之傳。幾何。眾楚之咻。易亂。此庸淺之流也。有素所相知。苟且圖功。有素不相識。遇延辨症。病家既不識醫。則條趙修錢。醫家莫肯任怨。則惟岑惟梗。或延醫眾多。互為觀望。或利害攸係。彼此避嫌。惟求免怨。誠然得矣。坐失機宜。誰之咎乎。此由知醫不真。而任醫不專也。凡若此者。孰非人情。而人情之詳。尚多難盡。聖人以不失人情為戒。欲令學者思之慎之。勿為陋習所中耳。雖然。必期不失。未免遷就。但遷就既礙於病情。不遷就又礙於人情。有必不可遷就之病情。而復有不得不遷就之人情。且奈之何哉。故曰。憂憂乎難之矣。

疑似之症須辨論

天下皆輕談醫。醫者輒以長自許。一旦臨疑似之症。若處雲霧不辨東西。幾微之間。瞬眼生殺矣。夫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寒者溫之。熱者清之。雖在庸淺。當不大謬。至如至實有羸狀。誤補益疾。至虛有盛候。反瀉含冤。陰症似乎陽。清之必斃。陽症似乎陰。溫之轉傷。當斯時也。非察於天地陰陽之故。運氣經脈之微。鮮不誤者。蓋積聚在中。實也。甚則嘿嘿不欲語。肢體不欲動。或眩暈昏花。或泄瀉不實。皆大實有羸狀也。正如食而過飽。反倦怠嗜卧也。脾胃損傷。虛也。甚則漲滿。而不得入。食氣不得舒。便不得利。皆至虛者有盛候也。正如飢而過時。反不思食也。脾胃虛寒。真陰症也。陰盛之極。往往格陽。面目紅赤。口舌裂破。手揚足擲。語錯妄。有似乎陽也。正如嚴冬參茸。而水犀黃。冬冬易

剛之象也。邪熱未解，真陽症也。陽盛之極，往往發厥，厥則鼻口無氣，手足逆冷，有似乎陰也。正如盛夏炎灼，而材木流津，津為陰柔之象也。諸凡疑似之症，不可更僕數。一隅三反，是有望乎。智者大抵症既不足，馮當忝之脉理，脉又不足，馮當取之沉候。彼假症之發現，皆在表也。故浮取脉，而脉亦假焉。真症之隱伏，皆在裏也。故沉候脉，而脉可辨耳。脉辨已真，猶未敢恃，更察稟之厚薄。症之久新，醫之誤否。夫然後濟以湯丸，可以十全，使諸疑似之症，瀕於死而復生之，何莫非仁人君子之遺澤耶。

用藥須知內經之法論

用藥之難，非順用之難，逆用之難也。非逆用之難，逆用而與病情恰當之難也。今之醫師，知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熱者熱之，無遺；寒者寒之，無遺而已矣。獨不聞諸經曰：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寒因熱用，熱因寒用。用熱遠熱，用寒遠寒，則又何以說也。蓋塞因塞用者，若脾虛作脹，治以參朮，脾得補而脹自消也。通因通用者，若傷寒挾熱下利，或中有燥屎，用調胃承氣湯下之，乃安。滯下不休，用芍藥湯通之而愈也。寒因熱用者，藥本寒也，而反佐之以熱，熱因寒用者，藥本熱也，而反佐之以寒，俾無拒格之患。所謂必先其所主，而伏其所因也。用熱遠熱，用寒遠寒者，如寒病宜投熱藥，熱病宜投寒藥，僅使中病而已。勿過用焉。過用則反為藥傷矣。如前諸法，非通達者，烏足以語此。故曰：病無常形，醫無常方。藥無常品，順逆進退，存乎其時。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其用。此長桑盧扁能斡旋造化之偏，而噓其枯姜仲景東垣諸君子之方。所向神奇，為世司命。豈偶然也哉。彼庸夫俗子，心不存救濟之思，目不閱軒岐之典，規尺寸之利以自肥，因而傷殘於世比比也。嗟乎，安得讀萬卷，挾靈奇者，與商醫事哉。

藥性合四時論

嘗論學者不極天之奧，不窺性命之元，輒開口言醫，何怪乎其人以為試乎。寒熱溫涼，一匕之謬，覆水難收。始猶療病，繼則療藥。療藥之不能，而病尚可問哉。請以四時之氣為喻。四時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而已。故藥性之溫者，於時為春，所以生萬物者也。藥性之熱者，於時為夏，所以長萬物者也。藥性之涼者，於時為秋，所以肅萬物者也。藥性之寒者，於時為冬，所以殺萬物者也。夫元氣不足者，須以甘溫之劑補之。如陽春一至，生機勃勃也。元氣不足，而